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彭杲银铤考

霍宏伟 董清

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收藏有 2 件唐代笏形刻铭银铤，1956 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东北郊第一砖瓦厂，即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范围内，1959 年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因银铤上刻有铭文，对于探讨唐代财政、税收及进奉等项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些前辈学者对这批银铤进行了较为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本文结合历史文献与实物资料，着重对“岭南采访使兼南海郡太守臣彭杲进”银铤（以下简称“彭杲银铤”）铭文中所涉及到的唐代人物彭杲做一考辨。

一、银铤出土与研究概述

1956 年 12 月，陕西省西安市东北郊第一砖瓦厂工人在取土时，于距地表深 1 米处发现 4 件银铤及大银盘、小银盘各 1 件。银铤均呈板状长方体，铤上刻有铭文^①。在报道这批材料的简报中，附有第一铤两面黑白照片、第二铤两面拓本、第三铤黑白照片、大银盘黑白照片及拓本（图 1），因受当时印刷条件所限，银铤照片与拓本均不甚清晰。其中，简报中所说的第一（图 2）、四号银铤，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二（封底：1）、三号银铤及大银盘，1959 年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西安市第一

砖瓦厂出土的这批银铤，是建国以来最早见诸报道、有具体出土时间、地点的唐代银铤资料，第四号银铤纪年为天宝二年（743），是目前所见唐代最早带有纪年的笏形银铤。

上述银铤出土后，受到学术界的关注。1957 年，著名学者唐长孺先生根据铤上铭文，对 4 件银铤的性质、基本内涵做了较为深入的考证。他认为：“第一、第二两铤银是地方上缴国库，而由判度支的杨国忠作为羡余进奉给宫廷内库的。第三、第四两铤则是地方官的进奉。”^②1958 年，万斯年先生撰文，较为全面地探讨了这批银铤的埋藏地点与时间，有关进奉、和市、专知及银铤所体现的剥削压迫与生产劳动等问题^③。1972 年，秦波先生就西安地区出土的唐代银铤、银饼进行了综合研究，其中谈到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的这批银铤^④。在 2003 年出版的《中国钱币大辞典·唐五代十国编》一书中，收录了西安市第一砖瓦厂出土的 4 件银铤，提供了准确、详实的银铤尺寸、重量（表一），并附有较为清晰的拓本（图 3-5）^⑤。2010 年，金德平先生系统论述了唐代笏形银铤的制作时间、地点及其形制、制作方法等问题，所引材料亦包括西安市第一砖瓦厂发现的这批银铤^⑥。

表一 西安市第一砖瓦厂出土唐代银铤一览

编号	基本数据	《文物参考资料》 1957 年第 4 期 11 页	《中国钱币大辞典·唐五代 十国编》第 466-472 页	铭文	
				正面	背面
第一铤	长	市尺 9 寸 6 分	32 厘米	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 侍郎兼御史中丞臣杨 国忠进	中散大夫使持节信安 郡诸军事检校信安郡 太守上柱国尉迟岩/信 安郡专知山官丞议郎 行录事参军智庭上/天 宝十载正月日税山银 一铤五十两正
	宽	2 寸 1 分 5 厘	7.2 厘米		
	厚	约 1 分许	1.1 厘米		
	重量	市秤 67 两 2 钱	2104 克		

续表

编 号	基本数据	《文物参考资料》 1957年第4期 11页	《中国钱币大辞典·唐五代 十国编》第466—472页	铭 文	
				正 面	背 面
第二铤	长	1尺1分	33.5厘米	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 侍郎兼御史中丞知度 支事臣杨国忠进	宣城郡和银壹铤伍 拾两 / 青 / 传知官太 中大夫使持节宣城郡 诸军事守宣城郡太守 上柱国臣苗奉倩 / 天 宝十载四月廿日
	宽	2寸2分5厘	7.7厘米		
	厚	约1分许	1厘米		
	重 量	67两7钱	2100克		
第三铤	长	7寸6分	25.5厘米	银五十两 岭南采访 使兼南海郡太守臣彭 杲进	
	宽	2寸1分	7厘米		
	厚	3分5厘	1.2厘米		
	重 量	62两4钱	1960克		
第四铤	长	7寸4分	24.7厘米	郎宁郡都督府天宝二 年贡银壹铤重伍拾两 朝议郎权怀泽郡 / 太 守权判太守兼管诸军 事上柱国何如璞专知 官 / 户曹参军陈如玉 陈光远 □ □ 仙	
	宽	1寸7分5厘	6厘米		
	厚	3分5厘	1.46厘米		
	重 量	65两	2033克		

二、彭杲银铤考辨

西安市第一砖瓦厂出土、现藏国博的第三铤，正面中部一行铭文为“岭南采访使兼南海郡太守臣彭杲进”，右上角有“银五十两”四字，背面无字（封底：2图4）。笔者主要就彭杲银铤探讨以下若干问题。

（一）“彭杲”与“彭果”之辨

之所以要讨论这一问题，源于唐长孺先生对此铤铭文中的名字所做的考证：“四铤银上所举进奉诸人，除杨国忠以外，还有一个彭果可以考见。原释为彭杲，想因字画不清晰之故。这个彭果提起来倒不是姓名仅见于史而已。”并列了《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全唐文》等文献中有关彭果的记述^⑦。限于当时印刷技术落后，发表的银铤黑白照片模糊不清，唐先生的解释亦合乎情理。

今查该银铤彩色照片及拓本，笔画清晰可见，南海郡太守姓名确为“彭杲”（封底：3图6），而非“彭果”。在两《唐书》中，

彭杲、彭果两名俱在，且均为南海太守。南海郡太守到底是彭杲，还是彭果？彭杲与彭果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是笔者所要做出的回答。

实际上，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的清代，已有学者考证了上述问题。清人著述《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二就有关于“彭杲”的记述：“《新唐书·食货志》玄宗时，牛仙客为相，有彭果（疑‘杲’，下同）者，献策广关辅之杂，京师粮廩益羨，自是玄宗不复东幸。”书中还先后列举了《资治通鉴》《旧唐书·玄宗纪下》《旧唐书·卢奂传》白居易《故滁州刺史赠刑部尚书荥阳郑公墓志铭》玄宗《流彭果诏》《遣使分祀岳读文》王谏《彭浣权殡志铭》等史料，但说后三种资料来自于《大诏令》则有误。经笔者查证，后三种资料皆源于《全唐文》《流彭果诏》《遣使分祀岳读文》转录于《册府元龟》。张忱石先生在该书《点校说明》中特意提到：“以题名订正史籍之讹误。……



图1 大银盘拓本



图2 第一铤拓本



图3 第二铤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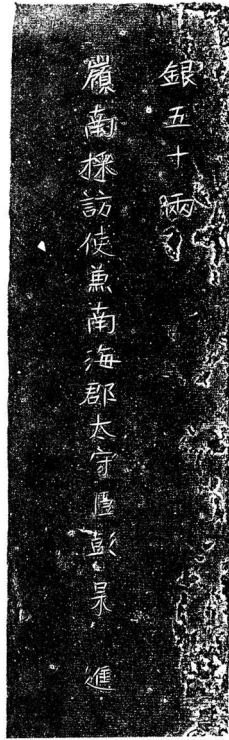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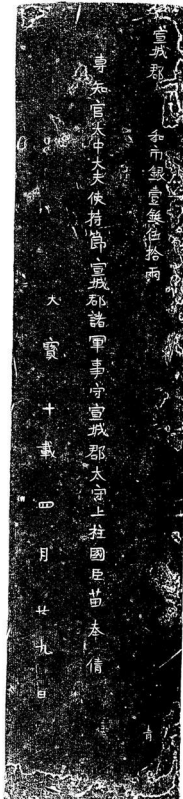


图4 第三铤拓本



图5 第四铤拓本



图7 唐御史台精舍碑拓本



图6 袁杲银挺拓本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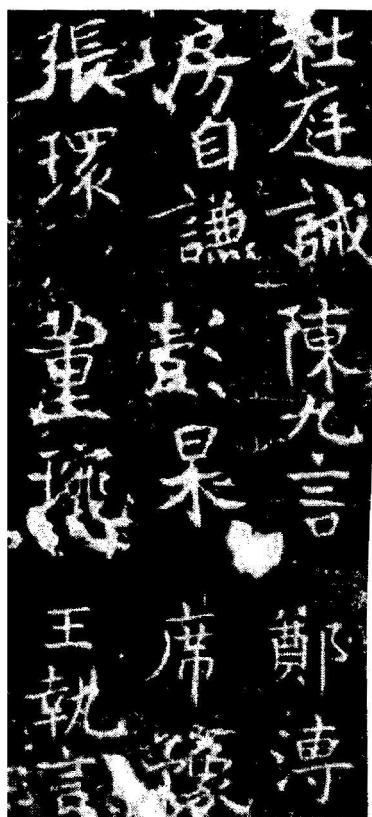


图8 唐御史台精舍碑阴拓本局部

又有彭杲,《旧唐书·玄宗纪下》《新唐书·食货志》《通鉴》等俱作‘彭杲’,杲果形近,以致诸书俱误。”^⑧

“《御史台精舍碑》碑高四尺一寸,广三尺七寸三分。十八行,行三十字,隶书,额题‘御史台精舍碑’六字,篆书,在西安府学。”“开元十一年,殿中侍御史梁昇卿追书、赵礼镌。”(图7)^⑨碑石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文物库房,尚未对外展出,该碑碑阴题名中就有“彭杲”之名(图8)。

但有两位当代学者皆以为彭果、彭杲为两个人,并提出《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将两人合为一人的考证有误。第一位学者指出:

又唐史记载中“彭果”或作“彭杲”,近代史家以为文字歧误所致。1956年西安东北郊挖掘出天宝年间杨国忠等进献遗物,内有银铤四个,一作“岭南采访使兼南海郡太守彭杲进天宝十年”(见1957年第二期《文物参考资料》“文物工作报导”),知彭果、彭杲不仅字形相近,且先后至岭南任同一职务,故易滋混淆,无怪乎自新、旧《唐书》起即缴绕不清,而治唐史者如著《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之劳格、赵钺等人,亦已误将二人合为一入矣^⑩。

第二位学者在为第一位学者写书评时,谈到此番考辨:

《周谱》还考出,当时任南海太守的除彭果外,还有一个字形相近的彭杲。据1956年西安出土天宝年间进献的银铤中有“岭南采访使兼南海郡太守臣彭杲进天宝十年”,证知彭杲为南海太守在天宝十载,与天宝四载的南海太守彭果显系两人,订正了劳格、赵钺等人将两者混为一人的错误。这样,不仅解决了高适诗篇的系年,而且理清了历史上地方官任免交接的年代,为研究唐代职官制度提供了材料^⑪。

更有甚者,该学者还将这一结论写入自己的著作。《唐刺史考》第五册“岭南”部分:“彭杲(杲),天宝四载—六载(745—

747)。”“彭杲,天宝十载(751)。1956年西安出土天宝银铤刻字:‘岭南采访使兼南海郡太守臣彭杲进,天宝十年。’(《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4期《弥足珍贵的天宝遗物》)”^⑫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上述两位学者引用了有关这批出土银铤的错误报道所致。该报道为首次公布这批出土银铤的简讯,为说明问题,特录全文如下:

1956年12月31日西安市地方国营第一砖瓦厂改建轮窑掘土发现唐代天宝年间杨国忠等上进遗物一批。

遗物有银铤四个(每个五十两)、镀金圆盘两个。银铤长度不一,有长32宽7厚1厘米的,还有长25宽7厚1厘米的。上面雕刻字迹清晰,字迹是:“岭南采访使兼海郡太守臣彭杲进天宝十年”。“专知铸钱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臣杨国忠进天宝十年一月。”“专知官大中大夫使持节宣城郡诸军事守城郡太守上柱国臣苗奉倩天宝十载四月二十九日”。两个圆盘,大的周围35厘米,边作莲瓣形镀金黄色,一盘中刻雄狮一个,铸刻精致。

该项遗物已于一月三日移送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保存^⑬。

上述出土简讯虽然仅有200余字,但错误较多,主要有以下3点:其一,出土的是4件银铤,不是银锭;其二,银铤的基本尺寸不对,应是长32宽7.2厚1.1厘米,这是第一铤的尺寸,长25.5宽7厚1.2厘米的银铤为第三铤;其三,第三铤上的铭文不是“岭南采访使兼海郡太守臣彭杲进天宝十年”,而是“银五十两岭南采访使兼南海郡太守臣彭杲进”,第一铤正面铭文不是“专知铸钱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臣杨国忠进天宝十年一月”,而是“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臣杨国忠进”。正是因为根据这篇失实报道,才导致两位学者得出了“彭杲”、“彭果”为两个人的错

误结论。此外，后一位学者在著述中还注出引自《弥足珍贵的天宝遗物》一文，却未认真研读此文对银铤铭文的正确释读，以致于将错就错。

在历史文献资料中，“彭果”与“彭杲”之名同出，大多写为“彭果”（表二），少数为“彭杲”，所记史实集中于唐开元二十五年至天宝六载之间。

表二

历史文献资料中的“彭果”一览

资料名称	时 间	原 文	资料来源
《资治通鉴·唐纪三》	开元二十五年九月	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献策，请行余法于关中。	《资治通鉴》第 6830 页
《新唐书·食货志三》		牛仙客为相，有彭果者献策广关辅之余，京师粮禀益羨，自是玄宗不复幸东都。	《新唐书》第 1373 页
《册府元龟·帝王部（三三）·崇祭祀第二》	天宝三载四月	遣使分祀岳渎，诏曰：“务农劝穡，……光禄少卿彭果祭河渎，所司择日录奏。其名山大川，有路近处，亦合便祭。”	《册府元龟》第 344 页
《资治通鉴·唐纪三一》	天宝四载三月乙巳	以刑部尚书裴敦复充岭南五府经略等使。五月，壬申，敦复坐逗留不之官，贬淄川太守，以光禄少卿彭果代之。	《资治通鉴》第 6864 页
《册府元龟·帝王部（一五二）·明罚》	天宝六载二月丁酉	岭南五府经略采访使彭果坐赃伏罪。	《册府元龟》第 1702 页
《旧唐书·玄宗纪下》	天宝六载三月戊戌	南海太守彭果坐赃，决杖，长流溱溪郡，死于路。	《旧唐书》第 221 页
白居易撰《故滁州刺史赠刑部尚书荥阳郑公墓志铭》		彭果领五府，奏公为节度判官，会果坐赃，连累僚佐，贬光化尉。	《白氏长庆集》卷四二，《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361 册，第 155 页。

笔者收集到与“彭杲”有关的 5 条金石资料，均写作“彭杲”，而非“彭果”（表三）。其中，有 2 条为馆藏文物资料，可以看到实物拓本或照片，即现藏西安碑林的《唐御史台精舍碑》碑阴题名¹⁴和藏于国博的西安市第一砖瓦厂所出第三号银铤铭文，前者是目前所见最早有“彭杲”之名的实物资料。另外 3 条资料为碑志资料，实物已佚，仅见有关碑文的大致记述和墓志录文。例如，开元十五年三月的《唐卫尉正卿泉君碑》碑铭为彭杲正书；开元二十八年二月的《牛仙客父祖赠官记》为彭杲撰文¹⁵。

建中三年《彭浣墓志》，志文追溯到墓志主人彭浣的祖父彭杲，“祖杲，御史中丞、岭南采访使。”¹⁶

这些金石资料或为彭杲自己所写，或由同时代人所书，或为其后代子孙所记，一般来说，唐人记述唐代史实更为准确，故笔者认为：其一，银铤上刻铭，确为“彭杲”，而非“彭果”；其二，“彭杲”与“彭果”应是指同一人；其三，“彭杲”为正确写法，“彭果”之“果”为“杲”的误写。《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一书将两人合为一人的考证，无疑是正确的。

表三 金石资料与历史文献中的“彭杲”一览

资料名称	时间	原文	资料来源
《唐御史台精舍碑》	开元十一年	彭杲	《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第 76 页
《唐卫尉正卿泉君碑》	开元十五年三月	长子隐奉撰叙，仲子伯逸正书；苏晋撰铭，彭杲正书。	《金石录校证》第 97 页
《牛仙客父祖赠官记》	开元二十八年二月	撰《牛仙客父祖赠官记》。	《金石录校证》第 107 页
西安市第一砖瓦厂第三号银铤	天宝四载五月至五载秋之间	银五十两 岭南采访使兼南海郡太守臣彭杲进	《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4 期 11 页
《彭浚墓志》	建中三年	祖杲，御史中丞、岭南采访使。	《隋唐五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第 713 页。
《旧唐书·卢奂传》	天宝年间	天宝初，为晋陵太守。时南海郡利兼水陆，瑰宝山积，刘巨鳞、彭杲相替为太守、五府节度，皆坐赃巨万而死。乃特授奂为南海太守。	《旧唐书》第 3069、3070 页
《新唐书·卢奂传》	天宝年间	天宝初，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陆都会，物产瑰怪，前守刘巨鳞、彭杲皆以赃败，故以奂代之。	《新唐书》第 4418 页

(二) 彭杲进奉银铤的时间

关于彭杲银铤的进奉时间，铤上未刻，唐长孺先生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此做出推测：“铤上未标明年月，按《册府元龟》他在天宝六载二月已经在长安判决处刑，在先经过一个时期的审问，至迟在五载已经离开南海本任，返京受审。而《旧唐书》卷九《玄宗纪》天宝三载四月称‘南海太守刘巨鳞击破海贼吴令光’，则彭杲受南海太守之命至早当在三载四月以后。这铤银的进奉也不出此三年间。”¹⁷即天宝三载四月以后至天宝五载（744—746年）。

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仔细爬梳文献，《资治通鉴·唐纪三一》明确记述了彭杲赴任岭南的确切时间：天宝四载（745年）三月，“乙巳，以刑部尚书裴敦复充岭南五府经略等使。五月，壬申，敦复坐逗留不之官，贬淄川太守，以光禄少卿彭杲（章：十二行本‘果’作‘杲’；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代之。”¹⁸由此可知，光禄少卿彭杲任职岭南

是在天宝四载五月壬申。

彭杲离任岭南的时间，从有关他人的文献记载中也可间接了解。《资治通鉴·唐纪三一》天宝五载（746年）秋，七月，“杨贵妃方有宠，每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织绣之工专供贵妃院者七百人，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为户部侍郎；天下从风而靡。”¹⁹《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杨贵妃”条记载近似：“妃每从游幸，乘马则力士授辔策。凡充锦绣官及治琢金玉者，大抵千人，奉须索，奇服秘玩，变化若神。四方争为怪珍入贡，动骇耳目。于是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最，进九章银青阶，擢翼户部侍郎，天下风靡。”²⁰但文中说张九章为“岭南节度使”，与《资治通鉴》所载略有不同。

《资治通鉴》记述了天宝五载秋岭南经略使为张九章，而非彭杲，这就基本确定了彭杲担任岭南五府经略、采访使兼南海郡太

守的时间，大约是在天宝四载五月至五载秋之间，彭杲进奉银铤亦应在此期间，即公元745—746年。

(三) 彭杲生平纪略

笔者综合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献资料，对彭杲生平事迹略做梳理，依年代早晚排列如下，详注来源出处，以备学人研究唐史人物之用。彭杲生平大致如下：

1. 开元十一年（723），彭杲任职御史台。在《唐御史台精舍碑题名》“监察御史并口口口”条中就有“彭杲”之名²¹。

2. 开元十五年（727）三月，正书《唐卫尉正卿泉君碑》。北宋赵明诚《金石录》卷六《目录六》“第一千十二”条载：“唐卫尉正卿泉君碑，长子隐奉撰叙，仲子伯逸正书；苏晋撰铭，彭杲正书，开元十五年三月。（泉君名实，盖苏文之孙也。）”²²碑中所云“泉君”即泉献诚，其墓志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八月，洛阳城东北廿二里东山岭头村南凹出土。此地有三个土冢，当地民众称之为三女冢，泉献诚墓志出土于东冢内。”²³

3. 开元二十五年（737）九月，向牛仙客建议推行和籴之法。《资治通鉴·唐纪三》开元二十五年九月，“先是，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籴之法。有彭杲者，因牛仙客献策，请行籴法于关中。戊子，敕以岁籴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停今年江、淮所运租。自是关中蓄积羨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²⁴《新唐书·食货志三》亦有类似记述，但未载时间：“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牛仙客为相，有彭杲者献策广关辅之籴，京师粮禀益羨，自是玄宗不复幸东都。”²⁵

4. 开元二十八年（740）二月，撰《牛仙客父祖赠官记》。宋赵明诚《金石录》卷

六《目录六》“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条载：“唐牛仙客父祖赠官记，彭杲撰，褚庭诲行书。开元二十八年二月。（仙客父意，祖会，皆见前。）”²⁶

5. 天宝三载（744）四月丙辰，遣使分祀岳渎，彭杲为光禄少卿，祭河渎。《册府元龟》卷三三《帝王部（三三）·崇祭祀第二》天宝三载，“四月丙辰，遣使分祀岳渎，诏曰：‘务农劝穡，虽用天道，人和岁稔，实赖休征。……宜令太子詹事嗣许王瓘祭东岳，……光禄少卿彭杲祭河渎，所司择日录奏。其名山大川，有路近处，亦合便祭。’”²⁷

6. 天宝四载（745）五月壬申，任岭南五府经略等使。《资治通鉴·唐纪三一》天宝四载三月，“乙巳，以刑部尚书裴敦复充岭南五府经略等使。五月，壬申，敦复坐逗留不之官，贬淄川太守，以光禄少卿彭杲（章：十二行本‘果’作‘杲’；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代之。”²⁸

7. 天宝四载秋，诗人高适为宋八充、彭杲作诗《饯宋八充彭中丞判官之岭南》。有学者对高适所做这首诗的时间、地点做了考证，提出：“诗二一四集七《饯宋八充彭中丞判官之岭南》彭中丞为彭杲。……高诗曰‘一朝知己达，累日诏书征。羽翮忽然就，风飙谁敢凌？举鞭趋岭峤，屈指冒炎蒸。北雁送驰驿，南人思饮冰。’知宋、彭乃至交，彭升迁后，即提携宋。《资治通鉴》记天宝五载秋岭南经略使为张九章，则是高诗只能作于四载之秋。地点当在东平。”²⁹

8. 天宝四载五月至天宝五载（746）秋之间，以“岭南采访使兼南海郡太守”身份向京师长安进奉银铤。

9. 天宝五载秋，罢彭杲官职，由张九章任岭南经略使。《资治通鉴·唐纪三一》天宝五载秋，七月，“杨贵妃方有宠，……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精美。”³⁰

10. 天宝六载（747）二月，彭果坐赃伏罪。《册府元龟》卷一五二《帝王部（一五二）·明罚》天宝“六载二月丁酉，岭南五府经略采访使彭果坐赃伏罪。诏曰：‘岭南五府经略采访使、光禄少卿兼南海郡太守、摄御史中丞彭果，顷者擢以非次，镇彼方隅，不能慎守名检，克副朝寄，而乃贪恣匪极，求欲无厌。官吏恣其侵渔，苍生受其涂炭，丑声转露，秽迹弥彰。及令推穷，并自招伏，计其赃数十万有余，议以常科，法当殊死。但尚宽典，免致严诛，宜从杖罚，俾徙荒徼。即就大理寺门决六十，除名长流溱溪郡。仍即差使驰驿领送，至彼捉搦，勿许东西。’”³¹

11. 天宝六载三月，决杖，流放溱溪郡，死于路。《旧唐书·玄宗纪下》天宝六载，“三月戊戌，南海太守彭果坐赃，决杖，长流溱溪郡，死于路。”³²

12. 彭果家族谱系：由彭果孙子《彭浣墓志》可以基本排出彭果家族的谱系。《彭浣墓志》高、广约一尺八寸，分刻二石，十七行，行十七至二十字不等。正书，后石佚。《唐瀛州景城县主簿彭君权殡志铭并序》前幽州潞县尉王谏撰。有唐建中二年岁次辛酉十一月三日，瀛州景城县主簿彭浣，字巨源，卒于官。明年十有一月，季弟字长源迎神，葬于古渔阳城北采贵里之原。存歿急难于此，极天伦之感。君之先世，禄至高祖，奕叶琼枝，在邦已闻。曾祖顺，皇朝都水使者；祖果，御史中丞、岭南采访使；考栖梧，蒲州司马。生君，身長六尺，性倜傥，善属文，工楷隶”³³。

由该墓志可列出彭果家族的四代谱系：

彭顺——彭果——彭栖梧——彭浣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国博馆藏银铤所涉及唐代人物彭果较为深入地考辨，可得出以下3点结论：

第一，银铤上刻铭确为“彭果”，“彭果”与“彭果”应是指同一人，“彭果”为

正确写法，彭果之“果”为“杲”的误写；第二，关于彭杲银铤进奉的时间，铤上未刻，但从《资治通鉴·唐纪三一》所载，可以基本确定彭杲担任岭南五府经略兼南海郡太守的时间，应在天宝四载五月至天宝五载秋之间，彭杲进奉银铤亦在此期间，即公元745—746年；第三，对彭杲生平事迹略做梳理，知其历任御史中丞、光禄少卿、岭南五府经略、采访使兼南海郡太守，仕途一生，却毁于坐赃巨万。

今天，当我们凝视着这件虽生出黑锈但仍闪着光亮的银铤，细细品味铤上镌刻的铭文，遥想一千多年前一位官吏的宦海浮沉，厚重的银铤饱含着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带给人更多的是对历史的反思，也许这才是本文所要表达的主旨。

附记：本文所论银铤资料，较为详细地著录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董德义先生主编的《中国钱币大辞典·唐五代十国编》一书中。董先生生前一直倡导加大对馆藏钱币研究的力度，积极支持和鼓励青年学者从事钱币科研活动。先生的谆谆教诲，令人难忘。今撰拙文，以表达对先生的深切缅怀之情，谨以此文纪念董德义先生逝世五周年。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中国钱币博物馆金德平先生、西安碑林博物馆马瑞博士提供相关参考资料，敬表谢意。

注释：

①李问渠：《弥足珍贵的天宝遗物——西安市郊发现杨国忠进贡银铤》，《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

②⑦唐长孺：《跋西安出土唐代银铤》，《学术月刊》1957年第7期。

③万斯年：《关于西安市出土唐天宝间银铤》，《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

④秦波：《西安近年来出土的唐代银铤、银板和银饼的初步研究》，《文物》1972年第7期。

⑤《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钱币大辞典·唐五代十国编》，中华书局，2003年，第466—472页。

⑥金德平：《唐代笏形银铤考》，中国钱币学会编：

《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五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109—120页。

⑧^{14 21} [清] 赵钺、劳格撰，张忱石点校：《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二《碑阴题名》，中华书局，1997年，第76页，《点校说明》见第8页。

⑨ [清] 王昶撰：《金石萃编》卷七四·唐三四《御史台精舍碑》，影印本，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2册。该碑拓本照片由西安碑林博物馆马瑞博士提供。

⑩²⁹ 周勋初：《高适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后收入《周勋初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册，第34—36页。

¹¹ 郁贤皓：《评周勋初〈高适年谱〉》，原载《文学评论》1984年第5期，后收入《周勋初文集》第4册，第109页。

¹² 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五册，第2755、2756页。

¹³ 贾效谊：《西安东北郊掘出天宝年间杨国忠等进献的遗物》，《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

^{15 22 26} [宋] 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7、107页。

^{16 33} 罗振玉撰：《京畿冢墓遗文》卷中，罗氏自刊本，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隋唐五代石刻文献全

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四册，第713页下。墓志录文亦见《全唐文》卷四三九《王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984页。

^{18 28}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一》，中华书局，1982年，第6864页。

^{19 30}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一》，第6872页。

²⁰ 《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中华书局，1986年，第3494页。

²³ 郭培育、郭培智主编：《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

²⁴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第6830页。

²⁵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第1373页。

²⁷ [宋] 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三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344页；《全唐文》卷三二《元宗》，《遣使分祀岳渎诏》，第151页。

³¹ [宋] 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一五二，第1702、1703页；《全唐文》卷三二《元宗》，《流彭果诏》第153页。

³²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中华书局，1986年，第221页。

（责任编辑 高聪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彭杲银铤



正

1.



背



正

2.



背



3. (放大)

ISSN 1001-8638



05>

9 771001 863000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1-8638

国内统一刊号 CN11-1266/F

邮发代号 国内 82-31

国内定价 10.00 元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